

今年初，2月23日，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與天主教單國璽樞機主教應《聯合報》之邀，在法鼓山台北安和分院進行一場以「真正的自由」為主題的對談，兩位以己身一生遭遇為世人說法，大談生死之道。

三個多月後，6月14日兩人又一同受政治大學公企中心邀請，在「人類的再生與複製」公共政策論壇，暢談如何以宗教關懷強調生命存在的意義與價值。這兩位曾被醫生宣判病危，且隨時要面對死亡的病人，在他們臉上卻絲毫未見恐懼，而是自在從容，他們不但未曾減緩其腳步，甚至更加積極的以行動力告訴世人，生命可以如此的發揮！

因為這三個多月以來，兩位大師不只一次透過媒體表達對宗教信仰的看法，面對近日來緬甸風災及四川大地震，更展現宗教家悲天憫人的胸襟，不時呼籲國人加強對災區的關注，更起身帶領信眾為罹難者誦經超薦、默哀祈禱，兩位大師為蒼生、為宗教，焚膏繼晷而不懈怠，彷彿死亡這回事，從未與他們擦身而過。這不禁讓人好奇是什麼樣的信念，讓他們得以繼續貢獻心力，成就社會幸福？

信仰與願力！以佛教來說，兩千五百多年前，佛陀為了解決死生大事而離家出世，爾後在菩提樹下禪定四十九日，戰勝天魔威脅、誘惑，發現生命的本質乃是無常與無我，一切諸法現象也只是因緣和合。

法鼓佛教研修學院校長惠敏法師，就強調正確認識無常、無我的生命觀，有助於人們無懼生死，擁有積極人生態度，他說：「生命無常，於相似相續、變異演化過程中，猶如生命長流中的水泡，不常不斷。生命無我，於相依相存的生態系統中，猶如生命大海中的浪花，不生不滅。」正確瞭解「無常」與「無我」的生命觀就能對治煩惱與困惑，正確瞭解自他的生命與社會、自然的關係。

任何宗教的宗旨都是尊重生命、慈悲博愛，說法儘管不同，但目標都是為使眾生能離苦得樂，生活在身心安定的美好和平的世界。以天主教而言，他們相信宇宙之間有一個超越的天主，而《聖經》為祂下的定義，就是愛——God is Love。上帝創造了宇宙萬物，並且愛宇宙萬物。祂的愛是真正的愛，是大公無私的愛，祂願意把祂永恆的生命通傳給人們，因此渺小的人們願意用生命的代價去作證、去宣揚基督大愛的福音。

曾經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德蕾莎修女（西元1910~1997年）就是一個最佳實證，她

深入印度加爾各答為窮人服務，縱使工作繁忙她依舊如此快樂，只因為她在窮人和貧病的人身上見到真正的愛，體驗到上帝的召喚。同樣的無私奉獻也發生在聖嚴法師身上，法鼓山傳燈院的果元法師每次看見聖嚴法師奔波台美兩地，四處弘法、募款、寫作，幾乎沒時間休息，於是問：「師父，您為什麼要這麼忙？」結果聖嚴法師看著他，大喝一句：「不為什麼！」這當下讓果元法師感到很震撼，往後愈是繁忙，他都會想起這句話。

「『不為什麼』，輕描淡寫的一句話，卻很難體會這背後，有多麼深的宗教情操，那就像母親照顧小孩一般，自然而然生起的情操。」曾發表論文〈當代台灣旅遊文學中的僧侶記遊——以聖嚴法師《寰遊自傳系列》為探討〉，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丁敏認為這是法師看透生命的無常、無我，把握生命當下的最佳典範。聖嚴法師為大眾、為佛法的忙碌是沒有任何理由，一切都是如實實踐佛法，就是活出生命的意義。

好好活的人最不怕死，不過當死亡來敲門時，不禁有幾分懷疑，真的準備好了嗎？2007年自從聖嚴法師公開表明自己生病訊息後，外界媒體無不對法師的病情感到關心。法師生病已不是新聞，長年以來他就是生活在病痛之中，「有一次法師參加宴會，當天筵席很豐盛，有人問他好不好吃，法師說以前沒得吃，現在環境許可，但身體卻無法吃。」丁敏至今回憶起那段對話，雖只是片段，仍百感交集。

「體弱多病好像是法師的常態，面對生命的態度，包括死亡威脅，我的認知就是法師一直是始終如一。」過去跟隨著法師走過西藏的丁敏，看見法師在高海拔的高原地區，雖然需要借助點滴施打方能成行，但卻不減法師的意志。「現在也是啊！生病就要安心靜養，但他仍繼續推動法鼓大學。」丁敏直覺法師那種靜定，就是看透生命的無常無我，而不讓自己被外在所綁縛，至於死亡何時來？已經看淡了，無所謂！這讓丁敏想起一生主張默照禪的宋代禪師宏智正覺，他在入寂之前，寫下遺偈：「夢幻空花，六十七年。白鳥煙歿，秋水連天。」大師一生自然融合，面對死亡也無畏懼無礙，達到生死一如的境界。

「肉體生命無常、無我，當你體證自我真如本性，就會明白肉身只是應世行化的工具。」長年研究高僧傳記，私立華梵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陳秀慧一語道出肉身乃是四大假合，常人因認假為真而過於執著，無端對死亡產生恐懼。但高僧大德就不同了，不執著但也不捨棄身體，而是有效利用身體精進辦道，修行成佛廣度有緣人。她提到「高僧大德明瞭色身的生死是自然之理，一旦明心見性、法身開顯，便能超越肉體的束縛而生死自在，來去自如。我們常說菩薩是乘願而來而非業力輪迴，就是這道理。」

相對於聖嚴法師的豁達，2006年當單國璽樞機主教知道自己罹癌，卻不免震驚。儘管信仰告訴他死亡並不是意味著所有的事情都結束了，而只是生命的過程，因為這過程，讓人們能夠分享天主永恆的生命。但是一生不菸不酒的主教，卻罹患了肺腺癌，也不僅懷疑這是不是上帝對他開的最後玩笑？疑惑並沒持續太久，他馬上跪下來禱告，希望讓自己能明白天主的心意。在一千八百秒，卅分鐘之後，他平靜下來，彷彿是聽見天主的聲音，瞭解祂的旨意。

多次形容肺腺癌是「小天使」的單國璽樞機主教，多次表示天主希望他在人生最後的階段，能夠完成祂託付的使命，藉由他的例證，讓家屬、病人甚至是醫生明白宗教信仰是可以面對疾病，甚至超越死亡而得到受益。事實上從2006年，醫生宣判他只有四個半月的生命以來，直至今日，主教已經多撿回兩年的生命。

信仰能為生死提供解答，樞機主教的例子讓人聯想到唐朝玄奘大師（602~664年）西行求法的事蹟。當年大師在沙河地帶迷路，又失手掉落維持生命最重要的水囊，在茫茫沙海中陷入絕境。根據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中記載，大師幾次面臨到災難，瀕臨死亡的邊緣，都是念觀世音菩薩聖號而化險為夷。

玄奘大師為求法而冒生死之險西行，對佛法堅信不移的他能夠受到觀世音菩薩的庇祐，主要來自他本身對三寶的信力與實踐。與佛菩薩有了感應之後讓大師更增具信心，堅定道心，這之間是環環相扣。「寧可就西而死，豈歸東而生！這是法師抱著為法捐軀的願力，而我的解讀就是當你能真心發願成佛度眾生，如法修行、明心見性，生死關卡就已不再是問題了！一如廣欽老和尚所說的：無來也無去，來去無事！」陳秀慧述說大師故事的同時，不忘強調「信、願、行」的重要是三者缺一不可。

在菩薩庇祐下，玄奘大師走過西域、來到印度，再由印度回到大唐長安，沿路不少國王請他留下擔任國師；即使回到長安，唐太宗請他還俗作官，他卻仍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。大師置生死於度外，走了出去就是為了回到漢地弘揚佛法。他一回來就投入譯經的工作，每天規定工作進度，儘管有時候白天法務繁忙而影響到進度，但他仍將工作挪到夜晚，力求做到今日事今日畢，直到死前二十七天才停下筆來。死亡不是生命的關卡，超越死亡之後就是真正大自由。兩年下來，單國璽樞機主教走過十四所大學、八所監獄，還有天主教區和其他別的宗教團體。他四處宣揚天主教大公無私的愛，希望天主的愛能教化社會，感動未來社會、國家的領導者，以及曾經帶給社會混亂的受刑人。

至於聖嚴法師，則在養病期間不斷地發願，要以書法護持法鼓大學。他一筆一畫寫

下「好願在人間」、「成住壞空四劫循環，生老病死無常流轉」、〈大悲咒〉寫到肌腱拉傷卻仍不停筆，五百幅字辦了台北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等地的書法巡迴展，以募集法鼓大學的建校經費。他本人更為了表現其建大學的願心，親自抱著羸弱的身軀，舟車勞頓前往各地參加開幕。在去年 12 月初聖嚴法師在書法展台北場揭幕時公開透露：「三天前已準備死亡，但還不能死，因為還有法鼓大學心願要推動」十足展現強烈的生命力。

「生命可貴，學習放捨生命，就會以警覺心與親朋好友相處；死亡恐怖，包容死亡，就會以歡喜心與怨家敵人相處。」惠敏法師為生與死下了一個註解，不論是天主教還是佛教，歷代高僧與大師無不是警覺到生死問題，而去尋找生命的樂章。他們也曾如常人一般，在煩惱與喜悅之間迷惘摸索，所不同的是他們藉由宗教的修持，瞭解生命本質和意義，而比常人更泰然地面對死亡及生命種種煩惱，並在達觀中發起大願心，為度眾生而超越小我之生死，這是很值得人們所借鏡。

《人生》雜誌 299 期